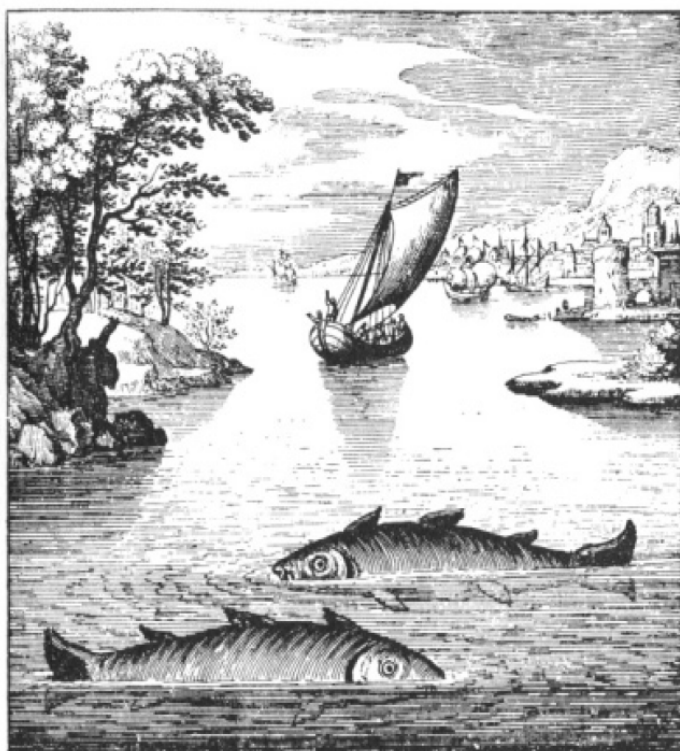


燈塔入口處有幅佈滿灰塵的景觀畫，「烏有城」一排小字印在畫的左下角。

「烏有城」位於島嶼南端，緊臨著海，曾經以漁業維生。這幅是約莫七年前推出的城市風情畫，在海的區塊有許多右手的圖示，海岸旁有座廢棄的燈塔，再往內陸一些是防風林，防風林後是孤獸遊蕩的荒野，靈體出沒的重劃區，連接郊外到城市的電車軌道，途中會經過右手加工處理的工業區，因為「右飲」引入大批觀光客的烏有城，最後城市中央有個像謎一般存在的樹迷宮。

唯一出現在風情畫中的生物，是海中兩條左右迴游的大魚，繞著船打轉，再仔細看船上的人，像是朝著看畫的人揮手。



Nicolas Banaud Delphinus,
“The Book of Lambspring” in The Hermetic Museum
來源：榮格與鍊金術 - Jeffrey Raff

幾週以來，海面上飄浮無數陰莖。

擱淺在沙灘、又被浪捲回海中，在陸海交界的遺留物，熱切勃起著，在無人煙沙灘，進化成行走的生物，觸角般的肉突物，拖著不斷從馬眼口溢出透明體液的笨重身軀，穿過海邊防風林，尋找宿主。

魚人被沖上岸，沾有水氣的鱗片在陽光下閃動，捲曲如未出生的靈魂胚胎。漲潮的沙灘，它緩緩坐起身，身邊漂著幾具勃起的陰莖，有些擱淺在更遠的陸上，活力充沛的跳動著，魚人好奇的拿起把玩了一會，跟人類的陰莖毫無差異。

失去興趣後，望著地平線許久，接著，像是被召喚似的往內陸走去。

潛水俠懷疑自己是條魚。

雙腳騰空，躍入海中，厚重的畫布，掉入相映的世界，往下，往下，往下潛，周圍的海床，幾乎被右手佔領，每次下來它們的數量就更壯觀些，往下，往下，往下，感受肌膚每寸壓力，陽光變的稀薄，心越來越沉，想往更深淵靠近，但沒有頭緒，潛水俠所要尋找的，令他癡迷的另一個自己，還是想逃避陸上的光景——不斷通電，毫無延展性的壹和零。

空白畫布中，漫長過程中，身體漸漸無法負荷，即將沒有氧氣，細碎的陽光灑在肉眼無法辨識的點上，高壓之下，時間也變成不同樣子，一條古蛇，貪婪吞嚥著尾巴，又幻化成大魚，無表情的眼睛，將潛水俠吸入黑暗，他才放手，漂浮在時空中。

·
·
·

沙灘上有幾個棄民的孩子在嬉戲，潛水俠拖著一艘破舊漁船上岸，每個孩子都盯著他，像是看到什麼可怕的东西，有個比較頑皮的孩子還朝著他丟石頭，他也不以為意，只是頭稍稍側了一邊往孩子們那裏看去，孩子們發出驚呼後鳥獸散，潛水俠將漁船擱置在沙灘上，往燈塔前進。

名為 a、b、c 的三位棄民，穿過防風林前往海邊。

「那個算命的傢伙沒問題吧。」

「前面就是海邊了，到時就知道，大不了再多待幾天。」

「∴」沈默的 c 想著預言，就算那聽起來不過就是一則民間傳說。

「將會有人魚會出現在海邊，它擁有神奇的力量，能夠救贖我們這些被遺棄的人，巴拉巴拉巴拉∴」

已經在海邊待了幾天，沒有人魚的身影，只見越來越多的像陰莖的生物漂流上岸，晚上露營時還要輪流看著，免得又讓它爬進帳棚裡，天知道為什麼他們對人類那麼感興趣。b 有天晚上突然醒來，發現自己的大腿黏著一隻，大叫了一聲，其他人也跟著醒來，雖然不知道它會造成怎樣的傷害，但 c 直覺這玩意兒有問題趕緊要把它拔開，只見它越咬越緊血都滲了出來，才抽出小刀切了兩段，它才鬆口，b 的眼神卻有些異樣，像是失望。

c 在守夜時依然不忘閱讀「永劫左手之夢」一行一行細細品嚐，偶爾手指貪婪地沾點口水翻頁，夜晚營火搖曳，矮小黑影跑過，c 毫不留情的將樹枝抽向黑影，又趕跑了一隻。

當棄民好處是，可以毫無羞恥把別人家的垃圾前後翻過幾遍都不在乎，雖然這本書已經絕版並有人高價收購，但還是有人會把他當垃圾丟。書頁破舊不堪，看得出來反覆翻閱了好幾次，c 正看到他最喜歡的一段，關於主角如何反抗「右手」的可能性，他終其一生傾家蕩產在海裡尋找左手，也利用無名屍培育、塑膠混合人類左手基因，但都失敗了。c 總不願意看到最後，他期待主角的反抗會帶來改變，結局卻是精神錯亂走入城市中央的樹迷宮。

比起預言的救贖，c 更想流血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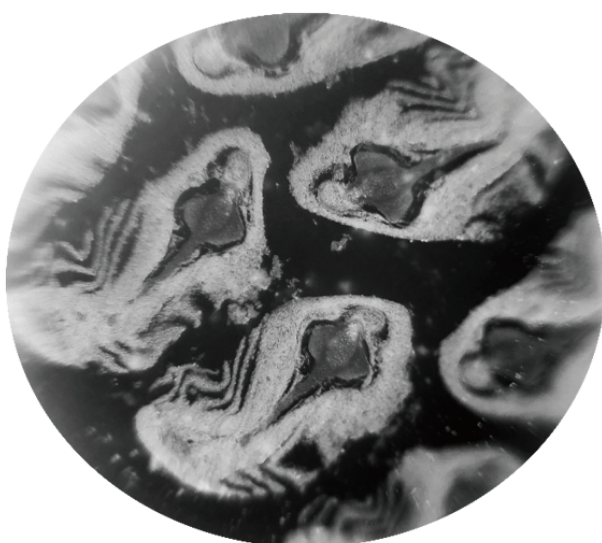


潛水俠有搜集標本的習慣。

他將搜集到有機、無機的標本命名並為他們編輯一套故事。「荒野區的死鳥眼睛細胞」加上「防風林的漿果種子細胞壁」等於「時光機能夠穿越人類心理屏障與解讀事物的心電感應進化假史」如此這般，集結了好幾本小冊子，他從不在意星辰，那些太遙遠了，他的心太容易被海浪的聲音帶走，那些他看過最神秘的事，都從海來。

最近除了出現大量的寄生物，潛水俠也在海邊撿到了幾片有如貝殼大小的「魚鱗」，他從沒看過這麼大的鱗片，不曾有大型的魚類被沖上岸，如果有他也一定會發現屍體，除非魚能在陸上行走。潛水俠依照慣例將「海岸巨魚鱗片」，寫成一篇故事。這個故事參考的原型是來自於在防風林附近遊蕩的三個年輕棄民聽來的，他們似乎非常相信還說這能追溯到多久以前的神話裡，潛水俠也只是點點頭。

就在潛水俠寫畢，望著城市風情畫上的大魚發獸，才發現是兩種不同的鱗片。



~~No.00657~~

No.00679

No.00679 「海岸巨魚鱗片」=「救贖與詛咒」

海陸交界處很容易形成與海隔離的潮汐池。

那是一個易變又神奇的地方，陌生的靈魂可以透過這裡進入人類的世界。人魚擱淺在池裡回不了大海，懇求路過的漁夫救她並承諾實現他的願望。漁夫想要擁有擊敗邪惡的力量，並且能代代傳給他的子孫，受人景仰。人魚將髮梳當作信物交給漁夫，並承諾他會實現。

信物像是擁有引力般將漁夫往海裡拉去，人魚這時勾著他的頭，舌頭伸進耳朵說：「跟我在一起，陸地上沒有什麼能留住你。」

漁夫本能地抽出刀子，人魚突然彈開，另一個世界的生物對鐵都恐懼萬分。

「你做了愚蠢的決定，但你很善良，我會信守承諾。九年之後，我們會再相遇。」人魚躍入了深海。

漁夫回到家後，他的妻子發現他手上拿著一排鯊魚下顎的牙齒。

之後漁夫和他的孩子們都擁有了神秘的療癒天賦，能夠破除女巫的魔咒以及拯救許多瀕死的牲畜。但漁夫從未提及他曾經遇見人魚並且變得越來越孤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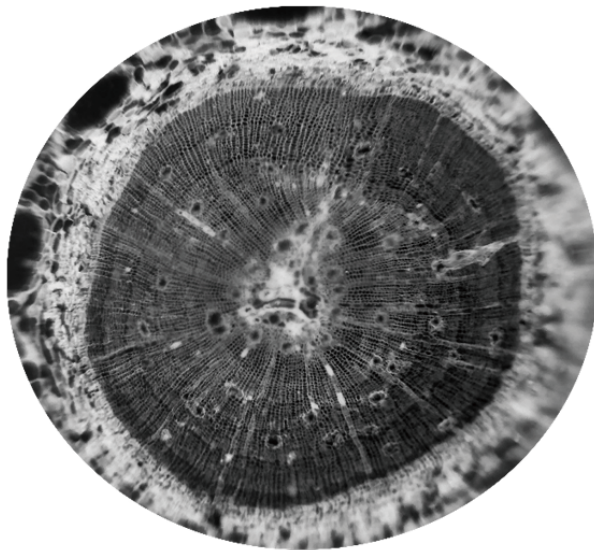
就在九年後，一個天候極差的下午，漁夫說他要出去捕魚。最小兒子因擔心父親跟著到了海邊，看見人魚在海中招手引誘。

漁夫突然在船上站起來對著岸上的小兒子大喊：
「我的時間已到。」躍入了海中。

人魚的魔法延續了世代，但如同潮汐般規律，每隔九年，漁夫的一名後代子孫必會在海中消失。

Water Spirits in "The Enchanted Word Series"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87)

來源：海王星生命是一場追尋救贖的旅程 Liz Greene



No.00027

No.00027 「被遺忘的玻璃珠」=「螺旋幻覺：上揚」

對著光，光在玻璃珠內反射再反射，孩子看著了迷。

透過珠子，陽光散落在客廳的陰影處，轉動珠子，光也跟著轉動。公寓三樓外的小巷某個人家在用吸塵器，尖銳的馬達聲也影響不了孩子，身旁的母親卻犯了頭疼，神經過敏或是精神過敏，咒罵著將窗戶關上，依然無法阻擋尖銳的馬達聲，穿過她最敏感的耳道，她依然咒罵著將視線轉到專注的孩子身上，她的怒氣跟委屈找到了發洩的管道，推了孩子一把，玻璃珠掉落在磁磚上發出清脆的聲音，母親開始咒罵孩子，咒罵這顆珠子，咒罵者這個世界對她的不公平，然後哭了起來，正好那戶人家吸好地板了，聲音抽掉後變得很安靜，剩下母親哭泣的聲音，她抽噎地站起身走回臥室。這個下午她做了短短的夢，卻感覺很漫長。

像是時光倒流，她又回到了剛剛那個神經過敏的下午，但午後的光顏色更淡更朦朧，孩子在同樣的位置看著那顆玻璃珠，背對著她，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她的頭又開始痛了，機器的馬達聲比起現實更加的尖銳，她感覺他被關在巨大的酷刑室裡，逃不出去，也不曉得是怎麼進來的。感覺太過真實會忘記這是場夢。她歇斯底里的尖叫，玻璃珠突然地掉落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音後馬達聲消失。玻璃珠沿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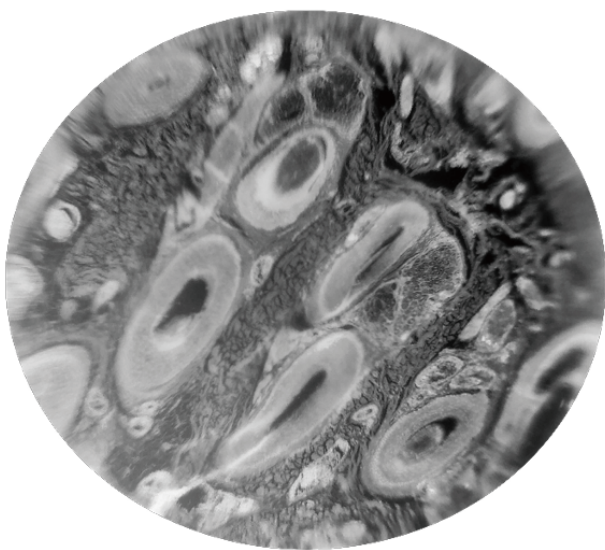
平歪斜的地板往她那裡滾去，打在她的腳指頭。她突然覺得很罪惡，好像想起了什麼，他剛剛似乎推了她的孩子，只為了想發洩她的情緒。她撿起珠子想要跟孩子示好，輕拍孩子的背說：「寶貝啊，媽媽剛剛不是故意的：」

孩子依然沒有反應，她有些失望，不經意看了手中的玻璃珠，好像有「什麼」在裡頭，她拿起玻璃珠仔細的看，有隻眼睛在裡面也盯著她看，再仔細看裡面的空間是他家客廳，剛剛在現實裡的客廳，孩子盯著玻璃珠，轉動。

她看見玻璃珠掉落，她在咒罵他的孩子、這個世界，她走進臥房。

這顆珠子，是很久以前潛水俠在海邊遇到一個孩子，就像故事裡一樣——對珠子非常的著迷，其他的孩子都在玩耍，揀貝殼的、蓋沙堡的、奔跑嬉戲的，只有他盯著珠子看。

後來其他孩子告訴他要趁日落以前離開，孩子將珠子放進口袋時不慎掉了出來，沙灘將掉落的聲音完全吸收，他就這麼跟上離開沙灘的隊伍，於是潛水俠好奇地將珠子撿起，對著即將消逝的光，仔細的看，卻什麼也看不出來。



No.00998

暗幕，雲移動得很快，閃電，在粒子間傳遞、碰撞、花火，我在底下看著一切發生，卻又與我無關。生命的旁觀者，在背景解說，無垠空間迴音轉動，說明、指導、教誨，星體上的生命與光年外超新星，血緣緊密。此起彼落，不適人居的矮行星死去，卻沒有我們指認的生命，何來死去？顯微鏡定義生命，鏡片顯影被眼球的細孔吸收，墜入無數的空洞。再出來一些，有張新的玻片，新的世界，在眼前展開。抽象的細胞體，由直線和曲線構成，看起來自由。癡迷尋找，等比例世界中如同微觀的景色，細胞含水線條，臟器快速脹縮，生命的熱切，能在人造建物上發現，一段對話，或一段音符，發現數字的韻律，或在星體中發現驟雨，打在每顆石頭，有電，有雷，從庭院的破桶子裡取了一些水，尾部抽蓄的微生物，舞動。

煙火在天空發了芽，美不勝收。

新鮮的毛皮與血肉，在第一週開始長成無解的謎。觀星者，拿著望眼鏡，往虛空外計算剛誕生的生命，製作一張關於人生的牌，牌面上，人一路上都在懸崖邊帶著純真微笑。

悖論·

是精神失常，還是所有人的生活都困在發亮的螢幕裡，被其他人的生活困住，你說是自由連結，魔法師的幻象技法，煙與鏡，我與你，此時此刻，音樂是時間藝術，也是幻象，能夠倒帶重播的記憶，「我們談論的是小於死亡的碎屑嗎？」某個時間點，我再也無法與你四目相望，舌尖舔舐彼此的快樂悲傷，但平靜會是最可靠的伴侶，不會是你·

餐桌上我們共食恩典，動物的屍體，植物的屍體，我哭了，你笑了，如影隨形的雙生子，死亡與生命，談笑風生，基於某個不可動搖的立場，必須殘殺，血泊裡相愛，輪迴，輪迴，不願意分開，所以，沒有無業，只有無明，我們都捨不得睜開眼，目睹煙火發芽，成長，衰弱，逝去，殘殘殘，點點點，煙硝味，被磨碎、啃食，眾生咀嚼的聲響，震動我的腦蓋，暗示將肉身交出去，是唯一連結的通道·

自從海邊飄來的那些陰莖的寄生物，城市就多了一些奇特的新興產業，通常是發生在黑暗的場所，商人們把那些寄生物好好的圈養在養殖箱裡，讓他們安心的成長茁壯，到了一定的規格與時間，會將他們展示給買家，等待他們挑選完畢後，將舉辦一場派對。紅色絲絨布廉，巨大水晶燈下，閃著細密的碎光，大廳長桌向房間盡頭延長，上面擺滿豐富的蛋白質與糖分，豬頭、羊頭、牛頭、整隻、剖半，最吸睛的是那三腳浴缸裡滿滿的鮮奶油，上面灑滿各種嬌豔欲滴顏色鮮豔的水果，桌上高腳杯裡是最新流行的右飲，音樂是莊重的古典樂「打開你的心靈之門。」平面廣告上有雙驚訝的眼睛，他的眉心發著曼陀羅般的光，在最底下就是這家養殖場的電話以及用密語寫著：

「將肉身交出去，是唯一連結的通道。」

每個來賓戴著預先為他們的準備好的面具，一絲不掛走進大廳，男男女女，各種體態、年紀都有，那些都是棄民，其中有些人顯得動作扭捏、羞澀、僵硬，他們是商人準備的娛樂道具，當然，他們也有好好的被檢查過，保證沒有生病，但老的就難挑了，有些客人喜歡鬆垮的肉質，慾望的多樣化也造就了世間的多樣化。也是有些

棄民也懷著相當的慾望來到這裡，一名年輕的女棄民興奮地走進大廳，對著桌上的食物發出讚嘆，他當然不會知道接下會發生什麼事，他喝下滿滿一杯右飲，紅色液體從他嘴角溢出。突然燈光熄滅，黑暗中騷癢感從腹部蔓延，有許多物體移動的聲音，房間的一角發出嘻笑聲，等到眼睛漸漸習慣黑暗之後，那些物體的大小不一，「好癢。」那些發出嬉笑的人們身上爬滿那些物體，某個棄民被嚇了一跳，但右飲已經發生作用，

「知覺大門在恍惚中穿越平時所能感知，在那裡你是另一個你。」

其中一個女人對著那個大驚小怪的棄民，在他的耳邊說，那個女人身上也爬滿了那些東西，那個女人看起來充滿力量，「把嘴打開」她將胸部中間的陰莖插入了棄民的嘴中，棄民還來不及反應，差點嘔了出來，高潮馬上就來了，寄生物射精，女人也用他的雙手幫他身上的寄生物搓弄著，他嘴裡也沒閒著含著別的男人真正的陰莖，底下也有個男人在服務他，他們同時都到了頂點，發出了人類不曾發出的吼叫。

知覺大門的開啟讓這樣的高潮延長了幾乎有一世紀之久，這場派對他們稱為「神的饗宴」，那些寄生物也是他們最好的幫手，高潮的層次以及次數多得無法想像。不過這些寄生物以什麼維生呢？那些沒有慾望的人，也就是那些進入大廳怯生生的，只有驚嚇沒有食慾的人，他們會成為通道，從最內在被吸乾、抽乾最後變得行屍走肉，連利用價值都沒有的丟在街頭，眼神呆滯地死去。

自從b被寄生的那個晚上，b的眼睛就一直追著那些怪生物，像是在盤算什麼，c也是只是默默看著，卻沒有想到事情朝向他完全無法預測的狀況前進。

終於有天清晨，人魚出現了。

a發現了它擱淺在與海隔離的潮汐池中，上半身有女人的乳房，下半身是佈滿鱗片的魚尾，長相同傳說般美麗。a從沒看過這麼美的女人，但也不算是女人，只是第一性徵就讓他直接先入為主的認為它是她。a甚至有了齷齪的慾望，就在這時b出現在他身後，手上拿著兩隻扭動的陰莖生物，告訴a他那一晚感受到了什麼，他認為應該好好享受，這些他身為棄民從未感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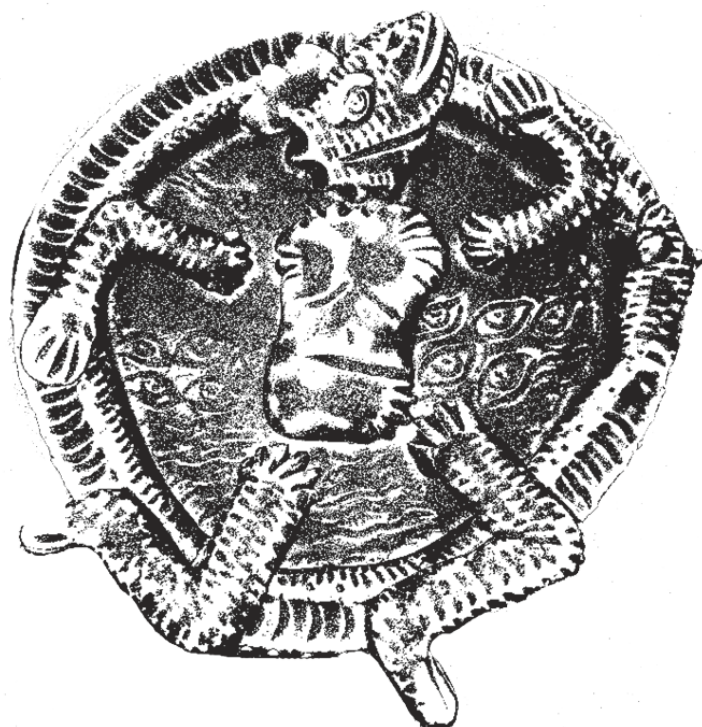
c醒來後，在帳篷外的野炊區待了一下，想把水燒開喝個熱茶，左等右等都不見其他兩人，當他開始焦急想找他們的時候，就遠遠地看見他們兩人扛著一條大魚從防風林深處走出。「你們怎麼會在那裡找到它？」

兩個人不回話，只是默默地將大魚小心翼翼地放入破車後座。大魚一點反應也沒

有，c懷疑它是不是死了，但預言的那傢伙除了說必須活捉啊，而且也不是抓條大魚就可以交差了事了吧？

「我們回去吧。」b率先打破沈默。

c覺得自從那個晚上之後b就變得有點奇怪，但也說不出個頭緒，沒想到一個上午連a都變得陰沉了，而且好像有什麼事瞞著他，他說出了他的疑問，但在前座的兩人，對於c提出的疑問毫不在意，b沈默地開著時常拋錨的破車，a坐在副駕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c則是看著毫無動靜的大魚，車窗外漸漸遠離海岸、防風林、燈塔、一路往烏有城前進。



H E N T O P A N



困獸，在荒野中繞圈子，沒有發出嗥叫，不進食，像極了苦行僧，時而緊皺的眉頭，是渴求肉身慾望滿足的濕潤眼睛，還是祈求造物主的憐憫，空無之中沉默依然。魚人在高處，眼睛溜溜轉，是地緣侷限了獸，還是心靈？獸的形體不斷變化，拖磨驢身，榮耀獅口，洞悉鷹眼，荒野寧靜，野獸獨自，瘦如枯柴的身軀，離死亡不遠。往更遠的地方望去，幾棟高樓頂閃著紅燈，在霧氣中，一明一滅，有首歌，That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不過是地上朝著天上眨眼，想說些什麼呢？

魚人朝著荒野走下山丘，野獸注意到他，衝向前，開始攻擊魚人。這是他的聖地，怎能有不速之客？他是如此虔誠，如此特殊，只有他才是最堅定的信仰者，他虐待自己只求一眼，他必須在苦難中存在。魚人被咬傷，鱗片掉落在地，被荒地溶解、吸收，才發現這是一片強酸沼澤，只吃希望，魚人連滾帶爬往霧逃去。

霧中，人口販子在現代建築中穿梭，魚人受了傷有些狼狽，遇到了第一位向他推銷的人，他熱心的攙扶魚人到街邊的長椅坐下，問他從哪裡來？做什麼工作？家庭狀況？這是儲蓄險、醫療險、環保水杯以及購物袋，魚人靜靜地聽了一會兒，或是你

會需要一間房子，一個忠誠的伴侶，或是永垂不朽、長生不老。

魚人對於自己無法回答推銷員的問題有些慚愧，他對自己的組成跟過去感到困惑，他垂著頭看著自己的手心，小聲問推銷員這裡是什麼地方？如果要繼續往內陸前進他該往哪走？推銷員卻一再重複那些魚人消費不起，甚至是不存在的商品，對於魚人無法回答的問題也不感興趣，魚人只好搖搖頭，站起身，往下個街區前進。推銷員把手中的問卷摔到地上，他的夢需要有人幫他完成，魚人卻辜負他。

魚人如同獸繞圈子，他不确定自己能去哪裡，直到下個推銷員再度擋住他的去路，又當魚人想問路的同時，他才發現街上所有人都在互相推銷，彷彿連結人與人的就是交換。他鼓起勇氣問推銷員如果要離開這裡要拿什麼交換呢？這時推銷員喜出望外，他的玻璃罐就差最後兩名靈魂，他要魚人無垢的靈魂來交換進城的單程票。

他算準了，魚人什麼也不懂，這張票絕對不是什麼珍貴能跟靈魂相比的事物，交換沒有準則，你情我願，銀貨兩訖。推銷員也恐嚇他，如果不願用靈魂來換，是離不開這裡的，像荒地上有棟矮小的三層公寓，破爛不堪，裡面有個人不願將他們這



個世代最無用的靈魂換取那些保障，不朽的不是靈魂而是那些固定的形式，那個人自願靈魂被綑綁只求他黑暗的影子能夠不在黑中離開他，直到乾涸的死去，他無垢的靈魂，在夜晚降臨時會在規劃整齊的大街上遊蕩，與其他不願離去的靈魂，彼此互不關心。

魚人有些猶豫，不曉得靈魂對他自己而言算是什麼？對販子卻好像是很珍貴的東西，這麼珍貴的東西能夠這麼輕易的交換嗎？不過魚人也只是心裡有些不解，還是答應了販子的提議。人口販子看著時針即將到六，太陽緩緩西沉，一明天到車站前等我。」他冷笑的回到與荒地差異極大的大樓裡，把門緊緊鎖上，有些人掩門後放聲大哭，有人看著玻璃瓶裡的靈魂，想著自己的夢想即將完成，卻不知，最後一步卻是自己的靈魂，那要很久以後它們才會發現。

夜晚霧氣依然未散，街上多了許多透明的影子，徘徊著。魚人依然衣不蔽體，因夜



晚的霧氣直發抖，他找著往車站的路，不時穿過在路邊徘徊的靈體，一旦穿過就能感受那個人的記憶，將靈魂束縛在此地的記憶。霧實在太濃，他不斷體會到那些靈體的悲傷與糾結，他躲不掉，一場被束縛的宴會，靈體在夜晚大肆的慶祝，那些曾為人的，最後化為殘留物，彰顯自己曾經存在，又無法承認，早晨的光最終將會來臨，他們只是不斷重演上它們上癮的戲碼，他們也想逃但緊抓著自己不放。人口販子更想逃，踩在靈魂搭建的階梯，往上接近，像巴別塔，接近天堂或是他心目中抽象的神，他們擁有自己的教條，藉由各種衡量標準，算計，量化，我是誰，誰是我，但第一百個在瓶中的靈魂，還是自己。



魚人決定到處打探車站的位置，他嘗試與靈體溝通，有些靈體只是壓低帽沿快步離去，彷彿魚人是個病菌，或是咒罵他，想自己做不到的事。魚人更迷惘了，孤獸，靈體，販子，想離開，卻怎麼也避而不談，彷彿這一切的苦難都是謊言。霧氣當中，他正體會矛盾發酵著，像海陸交界處的潮汐池，無法界定。

他蹲坐在荒野的石樁旁，看著數量不斷增加的靈體，在重劃區的十字路口，大批的交換彼此位置，移動的聲音，讓他想起第一天的海浪，拍擊鼓膜，像心跳，他闔上





他夢見第一次看見海洋的模樣，卻又熟悉得不像第一次。醒來後，魚人聽見電車鈴響。

魚人在齊踏的腳步聲醒來，排列整齊的人，一列一列的等著刷卡進站，逼逼，逼逼。它們身穿黑色連身工作服，著鴨舌帽，看不見臉，每個人行走時都低著頭看著手中發亮的小裝置，用拇指滑阿滑，沒有人抬起頭交談，只有橡膠鞋踩過地板的聲音。這個車站沒有站務員，只有機器閘門在控管進出，魚人毫不猶豫地快步往前，撞倒了一個正要拿出卡片的人，賠不是的時候順道撿起地上的卡片往閘口前進，也插了隊，引發後面人群一陣混亂，失去卡片的人，被不斷往前的人踩過，最後像片肉乾躺在地上，扁扁的，隊伍又恢復了正常，沒有人發現曾經有個人存在。

天花板的擴音器傳來陣陣音符，原本毫無表情的人們從小裝置中抬起頭來，露出滿足的笑容，走路的方式也不像剛剛魚人所見死氣沉沉，是雀躍而且輕盈的步伐。音樂所到之處像漣漪一般擴散開，感染了每個人。不知不覺，他的嘴角也微微上揚，像是有人硬塞愉快的想法在他腦裡，身體無法控制的彈跳起來，音樂在他耳蝸裡繞啊繞，他微笑對著身邊的人點點頭示好，他突然感覺好幸福，在這人群之中，身為

這裡的人，雖然不是自我意識所造成的想法，但他願意為了許多事情努力，身為整體的一份子，消弭自我的存在原來是這麼的快樂，毫無拘束。電車到站，離站，把一批一批要往城市工作的人載走，排隊等待的過程中，魚人興奮的像是遊樂園要搭雲霄飛車的孩子。魚人上了電車，他才突然想起自己什麼也沒穿，他觀察了一會兒似乎根本沒人在意，他就悠哉地抓著把手，等著電車開動。

電車廣播：終點站：烏有城。

沿途停靠，河溝，廢工業，交流道，運河港口，烏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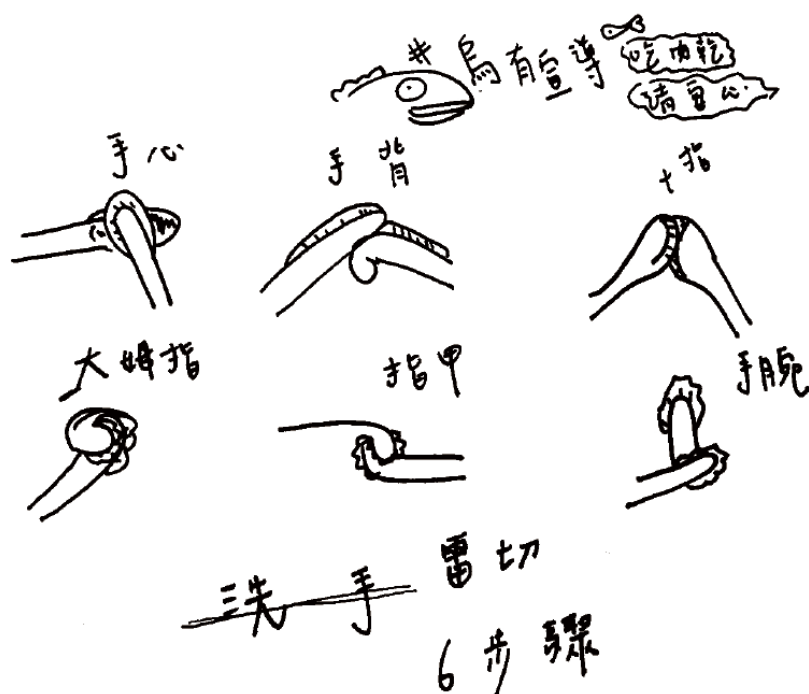
魚人開始閱讀在貼在車廂內的徵人廣告，河溝的打撈員、肉品跟廢工廠的作業員等……廣告下方的還有一張破舊的傳單，介紹各區域的狀況。

河溝主要是撈從城市漂來自殺的屍體，之後在肉品工廠製為肉乾，在烏有城中販售，是目前線上熱銷的產品，吃完流下的淚水都是自殺靈魂的記憶，在此處工作的



人還有員工半價（以熱銷的程度來說相當划算），或是三節禮品（當然也是廠家各種不同系列的肉乾），還提供員工心裡諮商，以防自己的員工也不慎自殺，雖然它們不反對自家增加原物料，但也不想在工作環節上造成麻煩。

廢工業是將城市不需要的各種電器產品，重新改造成新的商品，在回到市面上販售，應徵這份工作的學歷與技術要挺高的，但收入只能讓它們住在夜晚有靈體的重劃區，不過在怎麼說也比棄民過的好些。這些重劃區也是為了應付因為右手大發現才從城市持續擴張建造出來的地區，有許多的動物因此失去了棲息地，才會有野獸在臨海的林地荒野處





徘徊並且攻擊性很強。這些重劃區的大樓的建材、設備甚至是物業的管理人員都跟房價不成正比，一切的一切還是被商業利益炒出來的，基本上住在那裡的人看似高級但還是被層層的剝削了。人口販子也在那樣的環境因應而生。

交流道有著一群要與鳥類溝通的專家，鳥兒們運送城市裡的人在網上購買的商品，由廠家直接出貨，有需多不同種鳥類幫忙運送才不至於滅種，尤其白鷺鷥最多，原來的廢工廠是大片大片的田野也就是它們的家，但現在只能靠它們飛翔的一技之長來存活了，有些鳥族，不屑做這樣的工作，經常在抗議不公，在城市的天空會看見他們拉著白布條，抗議無故拆遷它們的家。

運河港口是這整個城市最大的加工廠跟原物料卸貨區，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右手在這個城市變成一個重要的經濟來源，他能讓各個不論種族，宗教，性別，國籍，的人感受到天人合一，不再害怕被侷限，所有人都能藉由右手飲品成為所有人，任何夢想你都能達成，只要你喝下右手汁液。





電車到站，列車停靠在黑暗的地底，車道盡頭是無盡的黑。魚人隨著即將上工的人群魚貫出站，穿越人潮洶湧的車站大廳，令他滿心歡喜的音樂持續播放著，沿著兩旁閃著老舊黃光的地下隧道前進，隧道長的讓他產生似乎沒有移動的錯覺。

突然一陣強光，進入了城市的中央廣場，盆地效應的正中午，暑氣蒸騰，裸體的魚人，也擦起額頭汗，光是站在城市的一角——這一切令他炫目，看見各種階級的人正在忙碌著，從在路邊兜售自尊的乞討棄民到隔絕一切坐在黑轎車裡被物質包圍的人種，他們都在這，為了這一天，思考未來。魚人深深的感受到層層洋蔥包圍了這座城市，這個所在，這個世界，宇宙，只透過一雙眼睛。為了加入這場遊戲，他決定為自己買件衣服。

魚人來到服飾店，才發現他身無分文，上面的零和一，他拿不出來，但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就算他什麼也沒穿，也沒人感到奇怪，當他很苦惱的在路上遊蕩，突然被一個棄民叫住。

魚人有些慌張，不知該如何應對「．．．嗯。」

魚人覺得棄民間的方式有點奇怪，剛來的？但又沒有問錯，他的確剛剛到了這座城市。魚人對棄民說，他想跟大家一樣，穿上衣服，他想加入這個遊戲，棄民聽完頭歪了一邊，「什麼遊戲？」棄民問。

「嗯：：呃：：就是每個人扮演一種角色，在這個城市做不同的事：」

魚人越說越說不清楚，彼此沈默了一會兒，棄民告訴魚人，附近的廢棄物堆積場裡可能會有衣服，跟著棄民走到了大樓間的暗巷，有成桶的衣物，等著被丟棄，他認真挑了幾件衣服跟褲子，衣褲的狀況都非常好，他不懂為什麼它們會被放在那裡。穿上了衣褲，跟著棄民來到了街上，棄民告訴他，他們都在哪裡乞討，在哪裡度過一夜，哪裡能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魚人才發現自己餓了，棄民開心的告訴他，今天，在觀光區有個慈善會，有免費的食物提供給所有棄民，他問魚人要不要一起去，魚人當然說好，他也好奇棄民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慈善會辦在離觀光區和樹迷宮不遠的遊樂園裡頭，摩天輪中心點上的巨大帆布有一雙大眼睛，在眉心中央有著曼陀羅似的旋轉，帆布隨著風發出海浪般的波動，魚人深深的被那出神的靈魂吸引。

「那個是贊助廠商的廣告。」棄民笑嘻嘻的說。

「打開你的心靈之門。」這句話剛好落在廣告的鼻梁上。

遊樂園裡有著許多小吃攤販，棄民已經進入自己的狀況開始挑選想吃的餐點，魚人還傻呼呼的不知道要做什麼，身旁的氣氛充滿歡愉、喧鬧，但他還在剛剛的震撼裡，有人似乎把他身邊的景色調淡、音量調小。他是不是看過這雙眼睛，但在哪裡呢？他連自己從哪裡來都不曉得，這令他腦袋打結。

「這位小哥。」突然有個聲音從魚人背後傳來，「你的魚頭做的真夠逼真啊。」

有個一頭凌亂長髮、帶圓眼鏡、蓄著山羊鬚的男人微笑看著魚人，順便遞給他一張傳單，男人趁著魚人來不及回答，就搶先說：

「魚頭小哥，我們現在有個私人派對有在招募人手，薪水很不錯喔，想不想試看看啊？」魚人看看男人，再看看傳單，

「私人奢華派對助手，歡迎您的加入。無經驗可。」



「工作地點就在這個遊樂園裡頭的鏡屋。」男人指著園區盡頭的洋房。「你造型這麼特殊，一定會被錄取，我們老闆喜歡多樣化特質的員工，不過記得說是我介紹的啊。」男人拍拍自己在胸前的名牌，Hello my name is John。

「那個請問……你知道這個廣告是誰的眼睛嗎？」魚人突然地問。

John 的表情從微笑咻地轉為微微皺起眉頭的疑惑，說：「魚頭小哥，你不是本地人吧？」魚人點點頭。「嗯：我不曉得你有什麼樣的原因想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我也也不想讓你有不愉快的回憶。你到鏡屋那裡就會知道了，有人會有更詳細的解釋……雖然我也不太喜歡這樣的事情，很高興認識你啊，魚頭小哥。」John 說完立馬快步離開，留下依然迷惑的魚人。





魚人向鏡屋旁的售票員說他想來面試這裡的工作人員，那個人靜靜的不說話，魚人才發現他睜著眼睡著了。魚人也就不客氣地開了門，客氣的關上。鏡屋裡只有燭火的亮光，一柱一柱的散落在大廳的地上或是牆邊的畸零處，雖然說是鏡屋，一進大廳卻沒看見半面鏡子。

不是魚人找到它，是它找上了魚人。

牆角有東西跑過，伴隨著像肉蹣般的腳步聲，在魚人轉身確認的時候又一溜煙的跑進黑暗裡，大概像是老鼠體型大小的東西，但是直立著，像靈長類那樣，在魚人的腦袋裡不斷分析著剛剛那個到底是什麼，他一步一步的往黑暗走去。

碰！

魚人摸摸自己的頭，在黑暗中，他撞到了一面牆，不，是一扇門，門縫透出微光，門後似乎有人在低聲說話，不只一個人，像是在計畫什麼的語氣，還聽見水被攪動的聲音。魚人正猶豫著要不要進去，但他一想到那個讓他入迷的眼睛，



「
打
開
你
的
心
靈
之
門
。」

T

r

i

p

I

I

I



這句話突然地浮現在他的腦袋裡，他感覺被鼓舞了勇氣，他打開了門，說著：「不好意思，打擾了！」門後居然看不見盡頭，牆面、天花板、地板被縝密的鑲上鏡子，一片一片之間毫無縫隙，魚人的樣子就這樣無限延伸到了好遠的地方，但剛剛的低語跟水聲呢？魚人站在那晃神，不知該回頭還是繼續往前，因為事情感覺變得不妙了。他抬頭看著自己，往左轉往右轉，裡面的人也跟著他做著一樣的動作，因為腳邊的燭光顯得有些朦朧。「這真的是自己嗎？」魚人在心裡產生了懷疑。

魚人拿起了腳邊的燭台，決定往長廊的黑暗深處前進。他不知道在這個無盡的鏡像走了多少時間，開始沒了時間感、距離感，像是一直朝著自己前進也同時後退著，在重疊的自己中原地踏步，想起了那雙眼睛，忽然一陣暈眩，在眉心間旋轉上升的曼陀羅與魚人多重的鏡像混合再一起，像旋轉木馬，閃爍燈箱裡的光，繞啊，鼠籠內的鐵轉輪，自行快速地轉動，不知停止，鏡裡出現了一道裂縫，漸漸的碎裂成能將身體穿過去的開口，魚人感覺到空氣的流動，風貼附著另一個空間裡人們尖銳的嘻笑與微弱水聲。

